

读。不过他为人豁达，甚至有点圆通，而且丰衣足食，用不着仰息别人，大概在社会上的人缘不算坏。很自负，有点固执的过于自信，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小虎，失于管教，过分宠爱，养成了小虎说谎逃学、欺善怕恶、赌钱等等的坏毛病。结果小虎因无人管束，到外婆家去游水时被水冲走，连尸首也没有找到。他后悔地说：“我自己也应该负责。”可是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至于他对他的太太，虽然爱护备至，但在根本上他一点也不了解他太太的心情。他的太太虽然锦衣玉食，但在心灵上是空虚无凭的。严格地说，他读过大学，做过教授，但胸中并无什么学问，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“粗人”而已。平日无所事事，却又显得十分忙碌，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天天忙些什么。他不能算是无动于衷只知道“钱”的人，也肯帮朋友的忙，偶然也会起了同情之心（例如去找杨老三下落），但那算是他无聊生活中的插曲，而且也是受了黎先生及他太太的同情心的感染，并非发自内心深处，所以，他周围的一切其他悲哀的事物，他看过了就忘记，甚至根本不存在于他的心里。他活着只是活着，没有理想，没有信仰，只是他尚未失去宽厚及豁达的人类本色而已。

他的名字与别号，对他都是一种讽刺，他既不是“国家的栋梁”，又从没有“诵”过什么“诗”。他的生活是那么美满，好像除了目前的幸福生活，他便一无所求似地。也可以说，姚国栋也是那个时代中的悲剧人物。第一幕着西装。第二幕着西装。第四幕着白衣白裤。

黎先生： 作家。姚国栋的老同学、老朋友。三十六七岁，身材瘦削。穿不入时而略带破旧的西装，不结领带。很有中国读书人的淡泊气质，且又有浓厚的同情与怜悯的心肠，这可以在他极力挽救杨家父子的事情上看得出来。他离开家乡已有十五个年头，此次回到家乡，被姚国栋在街上遇见，硬把他拉回姚家去居住。他在“憩园”大概住了五个月的时间。

老文： 姚家的老仆，六十岁左右，缺门牙。在姚家已有三十多年。姚国栋也是他看着长大的。对姚家还算忠心，只是爱说话，对他的小主人姚小虎十分不满。着旧长衫。

赵青云： 姚家年青的仆人，二十来岁。脾气暴躁，敢和姚小虎粗口对骂。有一次，小虎装模作样地要打他，他竟站起来，把膀子晃了

两晃，一面回骂道：“你敢动一下，老子不把你打成肉酱不姓赵。”着仆人短装。

万昭华：是姚国栋的第二任太太，小虎的后母，现年二十三四岁，有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，两只黑黑的眼睛，鼻子不低，嘴唇有点薄，肩膀瘦削，腰身细，身材高高，脸上常常带笑意，是一个可以亲近的、相当漂亮的女人。她说话斯斯文文，对任何人好像从没有大声地说过一句粗言粗语，对待下人特别宽厚。读过几年洋书，喜欢文学，差不多所有的新派小说及翻译小说她都读过。在出身方面，好像是新派的女性，其实，她在行动上却几乎包含了中国旧时代妇女所有的美德。她性格温柔，体贴丈夫，可谓“知书达理”，又能“相夫教子”。虽然小虎从不把她看在眼里，她仍然是十分爱小虎的，没有半点“后母”的习气。在生活方面，表面上看来她是幸福的：姚国栋既然那么地爱她，饭来到口，衣来到手，自从出嫁后连走路都没有走过，因为家中有现成的包车及车夫，又是偌大“憩园”中的唯一女主人，外有忠心的男仆，内有贴身的女仆，天底下还有哪一个比她幸福？事实上，她的生活却十分空虚与寂寞，丈夫虽然爱她，但她的丈

夫根本就不了解她的内心生活，也没有照顾到她的内心深处的灵魂，所以她的生活仍是贫乏、枯燥，变成了永远没法飞起来的小鸟。

她的心地，纯洁得有如一张白纸；她的性情，柔顺得有如一头绵羊；她的同情与怜悯，却有如奔流不息的长江。她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无不令人折服倾倒，她在温柔中显出大方，殷勤中显出真挚。

不过，严格地说，她虽然抱有这么纯真、崇高的理想，又这么具有悲悯的心肠，但她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小鸟，永远无法飞出她的樊笼^⑦，无法独自去寻觅她自己的生活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连她心中小小的志愿——去做一个护士也好——都无法实现。她被关得太久了，翅膀早已失去远飞的力量，她空空具有这么多的美德，这些美德却无法表达；她像是一块未被雕琢过的白玉，无瑕无疵，却被埋在土中而没有发掘出来。

她极力想去爱人，其他的人却不能爱她：赵家（姚国栋第一任太太的娘家，有钱有势）对她有极深的仇恨，小虎对她是那么的轻蔑，丈夫对她毫不了解。后来，

⑦ 樊(fán)笼：关鸟兽的笼子，比喻受束缚而不自由的境地。

小虎溺毙，她自己又怀了孕，应该将来有个好日子吧！可是也不见得，她活着的日子是“等待”，但又“等待”什么呢？等待着丈夫和她的老年吗？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活一辈子吗？她有的只是“空虚”，仍然摆脱不了好像是命运注定了的给她的悲剧收场。万虽处富贵之家，衣着并不豪华时髦，旗袍，披肩，大方清雅。

姚小虎：姚国栋前妻留下来的儿子，十四岁了，还在读小学四年级，不用说，留级留了好几年。样子很像姚国栋，长得可能不错。可是，在脾气上完全不像他的父亲。偏偏父亲因为他是独子，又死去了母亲，十分宠爱他，养成了他的各种坏毛病：不读书，爱花钱，经常和他的外婆家几个表兄弟赌博，闹事。仗着有外婆及父亲撑腰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一口粗话地大骂仆人。偏偏那个年青仆人赵青云，性子又激烈，你骂一句，他骂两句，甚至有一次几乎要打起架来。这孩子欺软怕硬，是个标准的“二世祖”。他的后母万昭华，不敢多惹他，虽想管教他也管教不了。

在这样有钱人的家庭，又有更有钱有势的外婆家的支持与宠爱，他经常到外婆家去住，一住就是许多天。最后，他和几

个表兄弟到河中去游泳，因不知水涨，竟给大水冲走，连尸首也没有给找回来，就这样胡里胡涂⁸死了。第二幕着西装，第四幕着翻领白衫，短裤。衣饰鲜美，头发光鉴⁹。

周嫂：四十岁左右，脑后梳一个大髻，脸相当长，脸色黄，颧骨高，嘴唇厚，眉毛多，身体结实，做事手脚快。着女仆短装。

老五：三十岁左右，打扮入时，烫发，着旗袍，有短外套，花布鞋。本是杨老三的姨太太，后来席卷一切逃走。现在已是王家的二姨太太。心地并不坏，她到大仙祠去，便是特地给杨老三送钱的。

面包师父：四十多岁。着面包师父¹⁰装，围白围布，戴白帽。

面包徒弟：二十岁。着面包工人装，围白围布。

⁸ **胡里胡涂**：现写作“糊里糊涂”。

⁹ **光鉴**：光可鉴人，形容物体表面非常光亮，可以照见人影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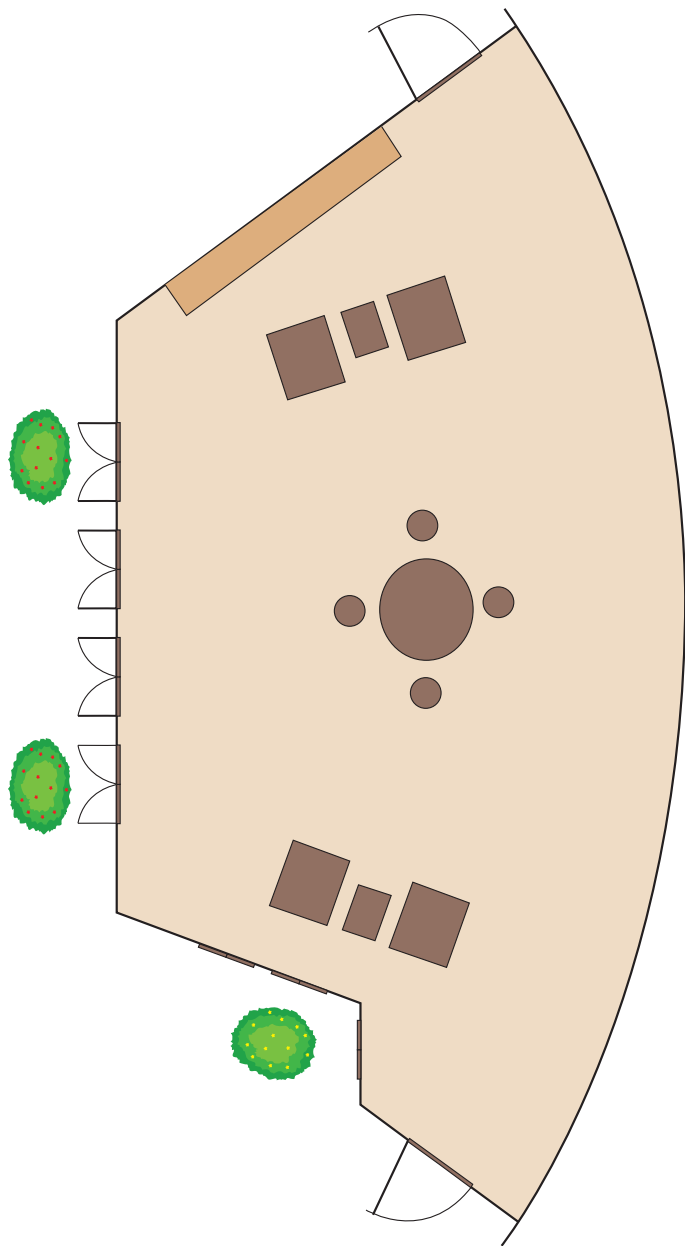
¹⁰ **师父**：现写作“师傅”，即对有技艺的人的尊称。



剧本（四幕二景）（有改动）



第一幕布景 憩园客厅透视图



第一幕布景 憩园客厅平面图

第一幕

时间：

一九四〇年，初秋，上午。

地点：

憩园的客厅。布景方面，可参考图样。客厅布置华丽。由客厅中可看到窗外的花园；花园中有各种花树，最重要的是红茶花树必须由客厅内可以向外看得见。客厅的一排四扇大门，精工雕刻，古雅、豪华、高大。其他通往各处的房门，则低于一排的四扇大门，但亦十分精致。客厅中有大书橱一面，装的都是“线装书^①”。



线装书

人物：

杨老三，原名杨梦痴。（剧中称老三）

杨寒儿（剧中称寒儿）

杨三太太（剧中称三太）

杨清儿（剧中称清儿）

李老汉（剧中称李）

杨老二（剧中称老二）

姚国栋（剧中称姚）

杨老四（剧中称老四）

杨鸿基（剧中称鸿基）

① 线装书：装订的线露在外面的书。

(幕启，衬以轻微而带有悲凄气氛的音乐。)

(杨老三在客厅内抚摸门窗及书橱等物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这所憩园不久就要卖给别人，触景生情，悔恨交集，只是默默无言地摸来摸去。显示出无限留恋的心情。杨老三的小儿子——杨寒儿，跟在父亲背后，颇显出迷惑及不解的心情。父亲摸门窗，他也跟着去摸。)

寒儿：爸爸，爸爸！

(杨老三只是回过头来，对寒儿长叹一口气，没有回答。)

寒儿：爸爸！二伯伯、四叔，还有我妈妈，他们一定要卖这座房子吗？

(杨老三点头，轻微叹气。)

寒儿：爸爸！你不能反对他们吗？

老三：寒儿！（轻微咳嗽摇头）你爸爸不中用！你想想看，寒儿！你二伯伯、你四叔，他们会把我看在眼里吗？他们会听我的话吗？

寒儿：爸爸，假如你不赞成卖，这房子卖不掉，我们就不必搬出去啦！

老三：傻孩子！天底下哪里有卖不出去的东西！寒儿，你过来摸一摸这些门窗（摸门窗），这些花纹，都是你爷爷亲眼看着工人们用手雕刻的。（叹气）再过些日子，这些东西（指客厅），那些花木（指花园）都是别人的了！

寒儿：爸爸！这座憩园是爷爷亲自修的吗？

老三：（点头）是你爷爷亲手画图，亲手修造的！（指窗外）那棵桂花^②，也是你爷爷亲手栽种的；那两棵茶花^③，是我小时候种的。我最爱的，就是那两棵茶花树。寒儿！你去给我摘几朵茶花来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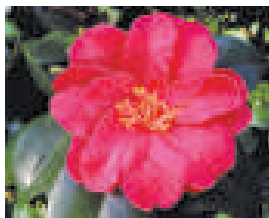
（寒儿应声，推开厅门，出外摘花。杨老三又无限留恋地去抚摸书橱。寒儿回来。）

寒儿：爸爸！（手中除有两枝茶花外，还捧了一大把桂花。）刚才麻雀在树上打架，弄得满地都是桂花！爸爸，你闻闻看，多香！

老三：（接过茶花，又闻寒儿手中的桂花）唉！真香！可是，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茶花，再也闻不到这些桂花的香味了！



桂花



茶花

- ② **桂花**：常绿小乔木或灌木，叶子椭圆形，花小，白色或暗黄色，有特殊的香气，核果卵圆形。
- ③ **茶花**：山茶、茶树、油茶树的花，特指山茶的花。山茶是常绿小乔木或灌木，叶子卵形或椭圆形，有光泽，花红色或白色，蒴果球形，种子球形，黑色。是著名的观赏植物，种子可榨油，花可入药。



寒儿：爸爸，我们住得好好地，为什么二伯伯他们一定要卖掉公馆⁴？为什么他们大家都反对你，不听你的话？

老三：（轻微叹气）都是为了钱啊！唉！都是为了钱啊！

（此时，杨三太太已与杨清儿来到客厅，只是杨老三及寒儿并未发觉他们已经进来。）

三太：钱啊！钱啊！当然都是为了钱啊！

寒儿：妈！哥！

（清儿对寒儿冷看了一眼，不作回答。对父亲的态度既冷淡又仇视，坐在一旁，不言不语。）

⁴ 公馆：旧时指官员、富人的住宅。

（杨老三看了他们一眼，无助似地坐在椅子上低头看花。）

三太： 我正要找你们！寒儿！来，你过来！

（寒儿走到三太跟前，三太手拉寒儿。）

三太： 梦痴，你摸摸你的良心想一想，自从我嫁到你们杨家，哪一天你给我过过好的日子？你只知道种花、养鱼、赌钱、玩女人，你在外边有小公馆，你偷偷地养着你的下江籍的姨太太，你以为我和你的孩子们都不知道……

老三： （抓头发、摇头、无地自容）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再说下去好不好？

三太： 不要再说下去？（不肯放松）你没有想想，你有没有尽到你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？老太爷留给我们分下的田地，你都卖光啦！我的私房钱，你骗的骗、拿的拿，也都给你花光啦！现在，二伯他们要卖这座公馆，你偏偏不赞成，难道你让我们母子以后吃风喝风过日子！

老三： （叹气）唉！我不配做爸爸的儿子，也不配做你的丈夫，更不配做他们两个孩子的父亲！可是这公馆，我绝对不卖！爸爸在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，谁也不准卖公馆，将来要把这公馆改为祠堂⁵……

5 祠堂：在封建宗法制度下，同族的人共同祭祀祖先的房屋。

三太：你只会说不卖不卖！可是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母子以后的生活！（哭）梦痴，你算是行行好，可怜可怜我们母子吧！（对清儿寒儿）清儿、寒儿，你们都过来，过来！都给你们爹跪下，给你们爹磕个头，求求情，求你们的爹以后好好做人，不要再去找那个下江女人！

（三太拉清儿，清儿恨恨地转身，不肯去。）

三太：（对寒儿）寒儿，你听话，去，去给你爹磕头！去！（拉寒儿去老三跟前）跪下呀！跪下呀！（寒儿哭啼着跪下。）

老三：你，你，你……

三太：你今天怎么不讲话啦？你也会不好意思吗？他们都是你的儿子，你拿出做父亲的架子，你教训他们呀！你跟他们说，你花的是你自己挣的钱，不是他们爷爷留给他们的钱！

老三：你，你，你看把寒儿都吓哭了，你还吵着干什么？给别人看见多丢脸！

三太：往天你吵得，怎么今天也害怕吵了？你做得我就说不得！你怕哪个不晓得你在外边干了什么好事，哪个不笑我在家里守活寡……

老三：（掩着耳朵）你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给你下跪好不好？

三太：（抢着说）给我下跪？我给你跪！我给你跪！（扑通一声跪在杨老三面前，拉住老三衣服哭哭啼啼）你这样，还不如爽爽快

快杀死我们好……

老三：（站了起来，频频顿脚）你，你，你这是干什么！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来迫我，来折磨我……

清儿：（忽然由椅上站起身来，愤怒、仇恨的目光直逼近杨老三。）是妈妈折磨你？还是你折磨了妈妈？

老三：（气得全身发抖，双手发颤）你，你，清儿，你，你眼中还有没有父亲……

清儿：（咬牙切齿）父亲？你问你自己：你有没有尽过一点点做父亲的责任？我心中根本就没有你，我的父亲早已死啦！

老三：你的父亲早已死啦？（懊恨，悲愤）是的，你的父亲早已死啦！

寒儿：爸爸，你没有死！你没有死！

老三：寒儿，（柔声）以后你要好好读书，孝敬你的母亲，你的父亲是早已死啦！（摆脱三太及寒儿的手，想离开。）

寒儿：（哭啼）爸爸，你不能走呀！你不要走呀！爸爸！

清儿：（厉声）寒儿，妈妈，你们让他走，松开手！让他走！

老三：（下决心）好，我走！我走！（摆脱三太及寒儿的手，掩面抽泣，急急由右门走出。）

清儿：（扶三太）妈妈，你起来！我给你报仇，（顿脚）我给你报仇！（扶三太起身，坐

在椅上)妈妈,你不用再哭啦!我们家,就当没有他那么一个人!

寒儿:大哥,他总是我们的爸爸呀!

清儿:(斥责寒儿)他配做我们的爸爸?(对三太)妈妈,你不必再伤心,等这公馆脱了手,我们搬到另外的地方去,我已在一家银行找到了工作,我会好好地孝敬妈妈!……(在他们说话的时候,李老汉已经由大厅门进来。寒儿先看见李老汉,以肘示意大哥不要再说下去。清儿转过头来,看见李老汉站在那边,立即板起脸孔。)

清儿:李老汉!

李:大少爷!

清儿:你站在那里干什么?

李:大少爷!二老爷和那一位买房子的姚老爷就要进来了。

清儿:(思索)嗯!我知道啦!(挥手示意李老汉出去。)

李:是!大少爷!(由厅门退下。)

清儿:妈妈,不用再哭啦!什么事由我来做主好啦!寒儿,来,来,我们来挽⁶妈妈回到房里再说吧!

(杨老二:“请,请,请!不要客气!不要客气!”声音先由幕后发出。然后杨老

6 挽:搀扶;用手轻轻架住对方的手或胳膊。

二及姚国栋由厅门走进客厅。)

- 老二：请坐！请坐！随便坐！随便坐！
- 姚：谢谢！谢谢！（坐下）
- 老二：（向外呼喊）李老汉！李老汉！
- 李：（由厅门上）二老爷！
- 老二：你先去倒两杯茶来！
- 李：是！二老爷！（进左角门下）
- 老二：姚先生，刚才你已经看过了花园、上花厅⁷和下花厅，你对这座公馆还算满意吧？
- 姚：杨先生，我是爽直人，很满意，很满意！这座憩园内内外外，修建得真是美轮美奂！就是价钱贵了一些！
- 老二：这价钱绝对说不上贵，姚先生，先父修建这座公馆，可以说是花尽了他老人家的宦囊⁸。现在，假如不是我们弟兄分了家，每一房⁹都急着用钱，我们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廉价脱手¹⁰！
- 姚：（从袋中取出买卖合同）杨先生，就这样我们算是成交啦！这是契约，请杨先生和府上的令弟和世兄¹¹们，每一房在契约上

⑦ 花厅：某些住宅中大厅以外的客厅，多盖在跨院或花园中。

⑧ 宦(huàn)囊：因做官而得到的财物。

⑨ 房：指家族的分支。

⑩ 脱手：卖出货物。

⑪ 世兄：旧时对辈分相同的世交（如父亲的门生、老师的儿子）的称呼，对辈分较低在世交也尊称作世兄。

- 签一个字就可以了！
- 老二：（接契约）自然，自然！今天我就和舍下各房办理签字的手续。
- 李：（由左角门上，端茶）姚老爷，喝茶！（另一杯送杨老二。）
- 姚：（对老二）杨先生，你前些时对我所说的那个看门人李老汉，就是（指李）这个人吧？
- 老二：是呀！我差一点给忘记了！（对李）李老汉！
- 李：二老爷！
- 老二：李老汉，这座憩园是你亲眼看着修建起来的，你在我们杨家也有几十年了！
- 李：是！二老爷！（暗暗揩泪）
- 老二：你对我们杨家忠心，我们杨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。可是，这座公馆已经卖给这位姚老爷了！
- 李：是，二老爷！我知道！
- 老二：李老汉，我已经同这位姚老爷讲好了，这座公馆虽然让给了他们姚家，不过，姚老爷答应收留你，你仍然可以在这里看门打更¹²。（李揩泪不语。）
- 姚：李老汉，你也不必伤心，反正院子这么大，房间这么多，我也要请一位看门的人，我会像你们老爷一样地厚待你！

¹² 打更：旧时把一夜分作五更，每到一更，巡夜的人打梆(bāng)子或敲锣报时，叫打更。

- 李：（木然）老爷说得是，谢谢你们二位老爷！（说着，就要跪下来给姚磕头。）
- 姚：（连忙阻止）不用啦！不用啦！（扶李老汉起身）你这么一把年纪啦，我怎么能受得了！
- 老二：李老汉，你下去把你三老爷、四老爷，还有头房的大少爷都请进来！
- 李：是！二老爷！（从右门下。）
- 姚：杨先生，我想先告辞了！（起身告别。）
- 老二：那么，我也不强留你姚先生啦！就这样吧，等这张契约一签好字，我就马上送到姚先生的府上。
- 姚：杨先生，请留步！
- 老二：不，不，我应该送姚先生到门口。
（二人谦虚地互说“请！请！”姚国栋在前，杨老二在后，走出厅门。）
（在姚与老二走出门口以后，杨老四与杨鸿基，好像绑架似地，一边一个人，挟扶着杨老三，由右门进来。）
- 老四：（对老三）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，你想溜走！
- 鸿基：（对老四）四叔，（拍胸口）我说得对吧，哼，要不是我在后门截住了他，早给他溜走啦！（老四与鸿基挟扶着老三，坐在椅子上，二人尚小心地站在两旁监视。）
（杨老二此时已送走姚国栋，从大厅门口进来。）

- 老二：（环视四周）嗯，各房都已到齐了！刚才，姚家已经来看过房子。价钱呢，我已经向你们各房都说过了！今天，就请各房在这契约上签个字，房子就可以成交！（对杨鸿基）鸿基，大伯已经去世，你是头房的长子，你就先来签字吧！（将契约放在一边的大桌子上。）
- 鸿基：（走近桌子）二叔，就写在这里是不是？（指契约。）
- 老二：（略看一眼，点头）嗯，嗯！（杨鸿基签字，面带喜色，退回原位。）
- 老二：我是二房，现在由我来签！（签字）老三，轮到你了！
- 老三：二哥，我说过不签！（摇头）你们把我拉来也没有用！
- 老二：（怒）你这个时候不签字，你存的什么居心？你想敲诈我们？
- 老三：二哥，我没有脸签那个字，我们太对不起我们死去的父亲……
- 老四：（不等老三说完，即怒容满面）哼，猫哭老鼠，假慈悲！（指老三）现在卖公馆要你签字，你说对不起死去的父亲！那么你平日的所作所为，又有哪一点对得起父亲！你不签就算！（对老二）二哥，由我来签！（忿忿地走到桌前，签字，掷笔，对老三）为了要你签字，我才叫你一声三

哥，三哥，你到底签不签？
(老三摇头。)



老二老四：(同声对老三)你说，你不签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老三：(站起身来，慢慢地说)我不签字，什么意思也没有！爸爸在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，谁也不能卖掉憩园，将来要把这座公馆改为我们杨家的祠堂！

老二：(大拍桌子，吐口水)呸！你配讲这句话！

老四：(对老三)三哥，我们都知道你穷，你老实说出来吧，你想要多分多少钱？

老三：二哥，老四，我可以向你们赌咒，我不要花一个卖公馆的钱！你们就是杀死我，我也不签字，我再没有脸出卖爹的东西。我对不起爹的事情做得太多了。我是个不肖

子弟。我卖光了爹留给我的田，可是我决不愿意卖掉这个公馆，我决不想用一个卖公馆的钱！

老二：（对鸿基）鸿基，你去把你三婶和清儿都请来！

（鸿基应声，由右门外出。）

老四：（对老三）哈，你这个时候倒会说漂亮话啦！啊！你觉得你对不起爹，喂，我问你，你哪一样事情对起过爹？（厉声）你是不是想死赖着，想霸占这座公馆？你不想搬出去是不是？你说！你说呀！

老三：二哥，老四，我已经没有家了，我也不再要家，我马上就要搬到外边去住。你们来杀死我吧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签字！

（鸿基带杨三太太及杨清儿由右门上。）

老四：（看见他们，如看见了救兵似地，高兴万状）三嫂，清儿，你们来得正好！（搓双手）来得正好！

（三太太及清儿走进来，三太太尚自涕泪未干。清儿走过来，什么话也不说，拿起笔来就在契约上签字，扔下笔。老三愤怒地瞪着清儿，清儿却睬也不睬。）

清儿：（故意大声地说）字是我签的，房子是我赞成卖的。三房的事情该由我来作主，我不怕哪个反对！

老二：（笑嘻嘻，赶快收好契约，生怕别人后悔

- 似地。)对,你应该作主!你应该!
- 老四: (笑嘻嘻)二哥,你怎么现在才想出这么一个绝妙的计策,要是……
- 鸿基: (打断老四的话)是呀!要是老早清儿能这么签一个字,我不是早到外国去读书了吗!
- 老三: (早已气得混身¹³发抖,这时才咬着牙,用力地挤出了一句话,指着清儿)他,他,他不是我的儿子!
- 清儿: (对三太)妈,我们走!(不理老三,与三太太由右门下。)
- 老二: 好啦!事情完啦,我们也该走啦!
- 老四: 二哥,你不到我家去坐一坐吗?
- 老二: 唉!生意太忙,以后再去吧!(对鸿基)
- 鸿基: 这么说来,你下个月就可以坐飞机去外国留学了?
- 鸿基: 二叔,我的手续都早已办好了,一拿到钱,我马上就走!
- 老四: 钱吗,没问题,没问题!(对老二)二哥,你说是不是?(大家一边说着,一边向大门走去。)
- 老二: 我马上就把这张契约送去姚家,钱吗!没问题,没问题!
- (老二,老四,鸿基,说笑着走出大门,根本就沒把杨老三看在眼里。杨老三尚自在那

¹³ 混身: 应写作“浑身”。

里混身发抖。等大家都走了以后，他才恨恨地抓头发，自己打自己的胸口，跺脚。)

老三：（恨恨地说）他不是我的儿子！他不是我的儿子！

（寒儿偷偷地由门外走进来。）

寒儿：爸爸，我是你的儿子！

老三：（抚摸寒儿的头流泪，叹气，熟视寒儿）唉，我知道，也只有你，是我的儿子！

寒儿：爸爸，你太累了，回屋里去歇歇吧！

老三：我不累，不累！寒儿，（又像自言自语）四十年来，我真像做了一场大梦。你爷爷临死前对我说的话，现在我才明白过来！

寒儿：爷爷对爸爸说了些什么话呢？

老三：寒儿，你爷爷临死前不久。有一天我在花园碰到他，他跟我讲了好些话。（略停）他忽然说：我看我也活不久了。我死了，不晓得这个花园、这些东西还保得住多久？（略停，对寒儿）寒儿，你爷爷那时候就不放心我们。（略停）你爷爷又说：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不留德行，单留财产给子孙，是靠不住的。寒儿，你爷爷的确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今天才懂得了他的意思。可是，已经太迟了，（叹气）唉！太迟了。

寒儿：爸爸，我们回去休息休息吧！

老三：（摇头）寒儿，你自己回去吧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把你的爸爸当做死了一样！